

名著之旅

生活之旅

吴敏 编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人生如梦如幻，如梦如幻，如梦如幻，如梦如幻

2017.11.11

(作者署名)

2017.11.11

生活之旅

吴敏 编著

生活之旅	1
生活之旅	12
生活之旅	20
生活之旅	27
生活之旅	33
生活之旅	39
生活之旅	45
生活之旅	51
生活之旅	57
生活之旅	63
生活之旅	69
生活之旅	75
生活之旅	81
生活之旅	87
生活之旅	93
生活之旅	99
生活之旅	105
生活之旅	111
生活之旅	117
生活之旅	123
生活之旅	129
生活之旅	135
生活之旅	141
生活之旅	147
生活之旅	153
生活之旅	159
生活之旅	165
生活之旅	171
生活之旅	177
生活之旅	183
生活之旅	189
生活之旅	195
生活之旅	201
生活之旅	207
生活之旅	213
生活之旅	219
生活之旅	225
生活之旅	231
生活之旅	237
生活之旅	243
生活之旅	249
生活之旅	255
生活之旅	261
生活之旅	267
生活之旅	273
生活之旅	279
生活之旅	285
生活之旅	291
生活之旅	297
生活之旅	303
生活之旅	309
生活之旅	315
生活之旅	321
生活之旅	327
生活之旅	333
生活之旅	339
生活之旅	345
生活之旅	351
生活之旅	357
生活之旅	363
生活之旅	369
生活之旅	375
生活之旅	381
生活之旅	387
生活之旅	393
生活之旅	399
生活之旅	405
生活之旅	411
生活之旅	417
生活之旅	423
生活之旅	429
生活之旅	435
生活之旅	441
生活之旅	447
生活之旅	453
生活之旅	459
生活之旅	465
生活之旅	471
生活之旅	477
生活之旅	483
生活之旅	489
生活之旅	495
生活之旅	501
生活之旅	507
生活之旅	513
生活之旅	519
生活之旅	525
生活之旅	531
生活之旅	537
生活之旅	543
生活之旅	549
生活之旅	555
生活之旅	561
生活之旅	567
生活之旅	573
生活之旅	579
生活之旅	585
生活之旅	591
生活之旅	597
生活之旅	603
生活之旅	609
生活之旅	615
生活之旅	621
生活之旅	627
生活之旅	633
生活之旅	639
生活之旅	645
生活之旅	651
生活之旅	657
生活之旅	663
生活之旅	669
生活之旅	675
生活之旅	681
生活之旅	687
生活之旅	693
生活之旅	699
生活之旅	705
生活之旅	711
生活之旅	717
生活之旅	723
生活之旅	729
生活之旅	735
生活之旅	741
生活之旅	747
生活之旅	753
生活之旅	759
生活之旅	765
生活之旅	771
生活之旅	777
生活之旅	783
生活之旅	789
生活之旅	795
生活之旅	801
生活之旅	807
生活之旅	813
生活之旅	819
生活之旅	825
生活之旅	831
生活之旅	837
生活之旅	843
生活之旅	849
生活之旅	855
生活之旅	861
生活之旅	867
生活之旅	873
生活之旅	879
生活之旅	885
生活之旅	891
生活之旅	897
生活之旅	903
生活之旅	909
生活之旅	915
生活之旅	921
生活之旅	927
生活之旅	933
生活之旅	939
生活之旅	945
生活之旅	951
生活之旅	957
生活之旅	963
生活之旅	969
生活之旅	975
生活之旅	981
生活之旅	987
生活之旅	993
生活之旅	999

生活之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之旅/吴敏编著.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6. 8

(名著之旅)

ISBN 978-7-5318-9085-0

I. ①生… II. ①吴… III. ①名著-介绍-世界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0963 号

书 名/ 名著之旅——生活之旅

编 著/ 吴敏
责任编辑/ 杨玉红
装帧设计/ 瑞知堂文化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房山腾龙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7.2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9085-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死魂灵	1
悲惨世界	18
好兵帅克	50
十日谈	72
威尼斯商人	93

农奴制度的 殇歌>>>

死魂灵

作者：果戈理
国别：俄国



入选理由

《死魂灵》是俄国“自然派”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成为俄罗斯文学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里程碑。它如万里长空中响起的一声霹雳，“震撼了整个俄国”。



背景搜索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出生在乌克兰索罗津尼兹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19岁时前往圣彼得堡，在政府机关当一个卑微的抄写员。他任职期间很短，却对当时牢牢掌握俄国的官僚统治深恶痛绝，于是决心到美洲寻找出路。他辞掉工作，向母亲借钱出发。到了鲁贝克却又中途折返，因为他相信自己有才华，可以变成大演员；接下来6个月他在圣彼得堡的许多剧场里东飘西荡，却没什么结果。

俄国人喜欢人喝茶聊天，果戈理也不例外。他经常跟同伴们讨论俄国



果戈理像

庞大腐化的文官制度是多么不公平，并相信自己有义务揭发其中的罪恶。1836年他创作了才华横溢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用以针砭时政。诗人祖科夫斯基当时正担任皇储的家教，把它拿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看。没想到严厉的沙皇竟非常喜欢，并且亲自到亚历山大剧院看首场演出。沙皇坐在皇家包厢里，从头大声笑到尾，落幕时还宣布：“人人得到了该得的褒贬，我尤其如此。”

说这部戏轰动，还不足以说明它所得到的重视。尽管评论者大加赞美，大众更包揽了票房，权力很大的文官首脑们却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要除掉怪人果戈理。他们知道沙皇对他有兴趣，只得偷偷行动。



名剧《钦差大臣》历史剧照（1836年）

不久，在他们无情的迫害下，果戈理出国，迁居罗马，靠一小笔津贴度日。他以为是朋友在资助他，其实津贴是尼古拉一世提供的。

1835年初期，果戈理已完成一部浩大的长篇小说初稿，命名为

《死魂灵》。虽然故事诙谐有趣，充满讽刺，题材却很悲惨。他朗读给普希金听，普希金听完大叫说：“上帝啊，俄国是多么可悲的国家！”后来又告诉朋友们：“果戈理没有捏造什么，这是单纯的事实，可怕的事实。”

这部小说第一部于1842年出版，至今仍被视为小说作品的杰作，足可证明它的伟大。诚如普希金所说：“果戈理的笑声背后可以感觉到看不见的泪水。”在诙谐、讽刺和壮观的城乡生活描述背后，他对于这紫回不去的忧虑有几近完美的分析，那种东西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名词，姑且称之为“俄国魂”吧。



尼古拉一世

果戈理对乞乞科夫下场的处理充满同情，出版时曾引来激烈的争论，他收到成千上万的来信要求他第二部必须给恶棍主角应得的惩罚。极为敏感的果戈理此时已经流亡异域，离开心爱的俄国，本来就很痛苦，这些来信等于雪上加霜。他写信给朋友和批评家说，续集会让乞乞科夫洗心革面；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果戈理开始动摇，思想出现了危机，只写出支离破碎的片断。无可救药的不安使得他从

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1848年他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同年他一无所有地回到俄国，身上只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满攻击他作品的小册子和剪报。他随意分送这些东西，余生整天祷告和斋戒。1852年他病危躺在床上，大声叫着“梯子！快，梯子！”，可能是指《旧约》希腊文译本中耶利米要求的“灵魂之梯”。他死后，几个忠贞的朋友为他安排葬礼，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相当喜欢的一句话：“我将大声苦笑。”

名著名译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封面



作品快读

《死魂灵》讽刺最深的就是官僚统治所助长出来的行为。主角是一个名叫乞乞科夫的恶棍，他在政府海关当官员，因为欺诈而下台。他为了补回失落的财富，想了一条妙计。当时每一位俄国地主都拥有农奴，



1957年俄文版附录《死魂灵》插图

又名“魂灵”，每年必须为他们缴人头税。政府每隔10年或20年才统计一次人口，而“魂灵”的死亡率很高，地主往往得为已死的魂灵缴税，觉得很不公平。乞乞科夫计划周游全国，廉价买下死魂灵，然后将购买的名单交给地方官，地方官以为他们是活的农奴（头脑清楚的人谁也不会买死的），就会签发一份契约。乞乞科夫有了这份

文件，可以到任何一家银行，用名下的魂灵抵押借大额款项。他要用这笔钱在偏远的省份买一小块地和几个活“魂灵”来耕种。

乞乞科夫带着车夫绥里方和仆人彼得尔希加，乘一辆轻便马车，兴高采烈抵达N镇。他在客栈向侍者打听镇上显贵们的事，然后把脸颊刮得光溜溜的，穿一件橘色的丝绸双排纽扣的礼服，戴一条洒过古龙香水的手帕——去拜访他们。他最善于抬出显贵来自涨身价，常用漫不经

心的口吻提到大人物，加上对镇上政务赞誉有加，又爱叫每一个人“大人”，听者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来了还不到一天，地方官就已邀请他次日晚上参加一个大型招待会，他的日记本上写满了未来一周的午宴和晚宴约期。

人人都被这位客人给迷住了，当他宣布要离开一段日子的时候，镇民抗议声四起，可是乞乞科夫坚持要走。他神秘兮兮地说有个使命要去完成，就搭车离去，镇上纷纷谣传他是政府高官，正从事重大的秘密工作。

他绕行乡间，风光又热闹。他从 N 镇的新朋友那儿，取得当地地主们性格和癖性的珍贵资料，知道该骗谁、谄媚谁或威吓谁跟他做生意。不错，他访问的人之中有些觉得他是无伤大雅的神经病，有些觉得他是圣洁的慈善家，可是大家都急着不劳而获捞一笔，纷纷应允了他的建议，不久乞乞科夫已经成了几百名死魂灵的主人。

计谋得逞使乞乞科夫贪心大起，他决定去拜访很远地方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不巧绥里方头一夜喝了太多的伏特加酒，走错了路。

他们迷途中碰上大雷雨，马儿受惊，马车翻覆在泥地里。结果有个富裕、古怪、吝啬的寡妇科罗波慈卡夫人收留乞乞科夫过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她把名下大量的死魂灵卖给了他。第二天早上乞乞科夫再度出发，中途停在一家客栈吃东西，他在 N 镇结识的大嗓门汉子诺兹德雷夫过来跟他打招呼。这次邂逅非常凄惨。诺兹德雷夫醉得厉害，在当地的集市上赌博输了钱，他坚持要拖乞乞科夫回家，硬要他喝酒吃东西。可是乞乞科夫提起农奴的事，诺兹德雷夫却不肯卖，反而要押注自己的犬马和其他财物跟乞乞科夫对赌，赌博方式由乞乞科夫来挑。乞乞科夫犹豫不决，诺兹德雷夫暴怒，骂他是江湖术士，正要把他扔出门外，刚好有个高级警官赶到，以攻击邻居的罪名逮捕了诺兹德雷夫。乞乞科夫庆幸自己全身而退，下令绥里方往 N 镇疾驶——速度愈快愈好。抵达之后，他直接去找当地的议长，呈上农奴名单，办好了让渡文件的签字盖章手续。他志得意满地住进客栈。当地方官的仆人来找他，大人物都转过来欢迎他，他开心极了。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他连忙打听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封面

到客栈继续羞辱他，说他计划诱拐地方官的女儿，乞乞科夫发现阴谋败露，决定趁早逃走。马车一路颠簸向南行，他想到人对人的冷酷无情，心情十分抑郁。

的身份，得知她是地方官的女儿，特意要人引荐。从此他的眼光一直盯在她身上，也不看别人（其实他对地方官的千金不是真的关心）。这一来其他的太太小姐都很生气，男士们看他突然对他们的事情失去兴趣，也觉得懊悔。在一次舞会上，诺兹德雷夫出现了，依旧烂醉如泥，大声骂乞乞科夫是恶棍，买死魂灵的名单要做非法和邪门的用途，整个舞会都听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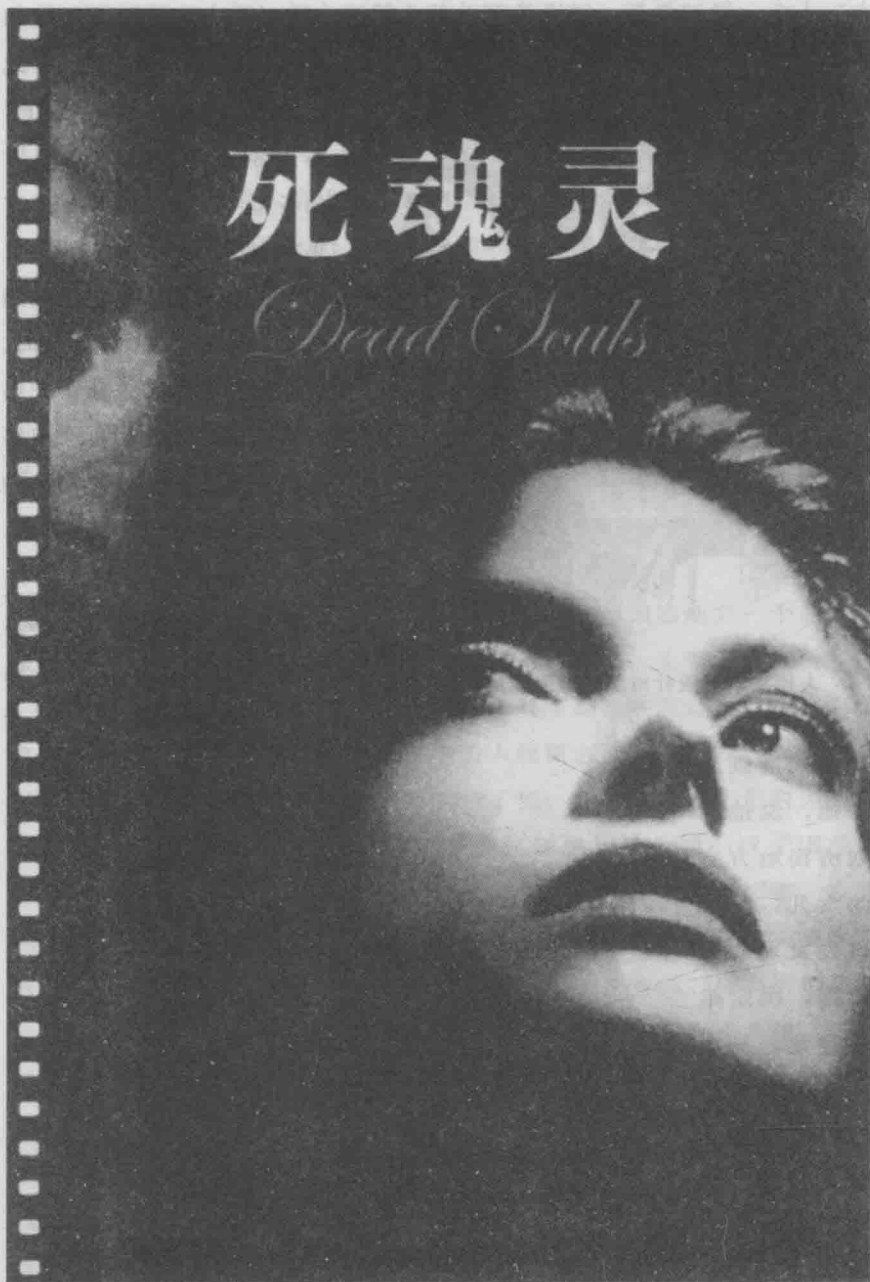
乞乞科夫匆匆离开现场，但伤害已造成。第二天早晨镇上闲言四起，诺兹德雷夫



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一百图》封面

死魂灵

Dead Souls



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封面

但他是个达观的人，当他走到一个满是密林高山的肥沃山谷时，已恢复了原来的乐观态度。他最先造访的是思想开明的田蒂尼科夫，并让对方相信彼此志同道合。乞乞科夫跟他做了一笔划算的交易。接着这位死魂灵的主人继续前进，去探访怪人贝屈斯契夫将军，将军嘲笑他的建议，说他是傻瓜。但将军对他也有用处，从此乞乞科夫不断提到“我慷慨的后台老板贝屈斯契夫将军”，结果很有效。接下来他去找地主皮突克，皮突克的房地产已完全抵押出去，乞乞科夫失望之余，在当地结交了一位姓普拉顿的先生，普拉顿带他到一位以现代方法经营地产成功的自由主义派巨富科斯坦左格洛家去过夜。

科斯坦左格洛虽是精明的企业家，却以为乞乞科夫是大好人，自愿拿出一笔不小的款项供他置产。乞乞科夫自然赶快接受，向一位遇到困难的地主买下一块地，又订制了几件新衣裳，包括一件烟灰色的双排纽扣礼服。现在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乞乞科夫穿着华丽的新衣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还向一位精明的大人物慕拉左夫吹嘘他未来的大计划。

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有位新的总督被派到该省，说来也巧，他正是当初以诈欺罪名把乞乞科夫赶出海关的人。这位总督刚到，就有一群人围在他身边，拿出不可辩驳的证据指控乞乞科夫行骗。乞乞科夫正为自己的成功得意时，即遭逮捕，被押到总督面前。乞乞科夫听到指控，匍匐在地上，唠唠叨叨地自称无罪。可是总督冷冷说出他的本性，还说他的每一文钱都是用“可耻的诈骗或偷盗方法赚来的，应得的惩罚是流放西伯利亚并受鞭刑”。

乞乞科夫被关进镇上监狱阴湿的牢房。美丽的外套破破烂烂，身体青一块紫一块；最严重的是，原告们把他保存所有不义之财的宝贵公文箱拿走了。他入狱后，慕拉左夫来看他。慕拉左夫知道真正的错不在乞乞科夫，而在于害他的堕落腐败的制度。慕拉左夫要乞乞科夫郑重发誓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然后代他向总督求情，指出无数政府官吏靠乞乞科夫的邪恶计谋获利，也同样有罪。总督勉强开释被告，把公文箱还给他，命令他立刻离开N镇。接着总督召集官吏，教训了他们一顿。乞乞科夫则订购了一件新的烟灰色的杂火焰纹的双排纽扣礼服，高高兴兴

地坐车前往新的目的地。



片断精读

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小的篷车，这是独身的人们，例如退伍陆军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一句话，就是大家叫做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不难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说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到来，旅馆里并没有什么惊奇，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彼此讲了几句话；但也不是说坐客，倒是大抵关于马车的。“你瞧这轮子，”这一个对那一个说。“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么？”——“成的，”那一个说。“到凯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到凯山怕难。”那一个回答道。谈话这就完结了。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还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产的别针连起来的，针头上装饰着青铜的手枪样。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也向马车看了一眼，于是走掉了。

马车一进了中国，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国客店里惯叫做伙计的，来迎接这绅士。那是一个活泼的、勤快的家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他一只手拿着抹布，跳了出来，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长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将头发一摇，就带领着这绅士，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看上帝所赐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因为旅馆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像外省的市镇上所有的旅馆一样，旅客每天付给两卢布，就能开一间幽静的房间：各处的角落上，都有蟑螂像梅干似的在窥探，通到邻室的门，

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邻居，是一个静悄悄，少说话，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兴味。这旅馆的正面的外观，就说明着内部：那是细长的楼房，楼下并不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这原是先就不很干净的了，经了厉害的风雨，可更加黑沉沉了。楼上也像别处一样，刷着黄色。下面是出售马套、绳子和环饼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确切，还不如说是窗上的店罢，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的人，带着一个红铜的茶炊，和一张脸，也红得像他的茶炊一样，如果他没有一部乌黑的大胡子，远远望去，是要当作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

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长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蓝纸包着的烤鸡子。事情一完，马夫绥里方到马房里理值马匹去了，跟丁彼得尔希加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窝，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像棉被的东西去，蛋饼似的薄，恐怕也蛋饼似的油；这东西，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

佣人刚刚整顿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概情形，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总是涂上颜色的墙壁，上面被烟熏得乌黑，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喝一定的几杯茶的；照例的烟熏的天花板，照例的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侍者活泼的轮着盘子，上面像海边的鸟儿一样，放着许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蜡布上的时候，它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

油画；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和这相像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见；其中自然也有是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绅士脱了帽，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还恳切的教给他怎样用法的；现在谁给一个鰥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卷儿的白菜汤，还有脑子烩豌豆，青菜香肠，烤鸡子，腌黄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无论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地回答道：“啊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

(王勇 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 年版)



妙语撷萃

❖女人的眼睛是一个无边际的国土，倘若有人错走了进去，那就完了。

❖就投机钻营来说，世故的价值永远是无可比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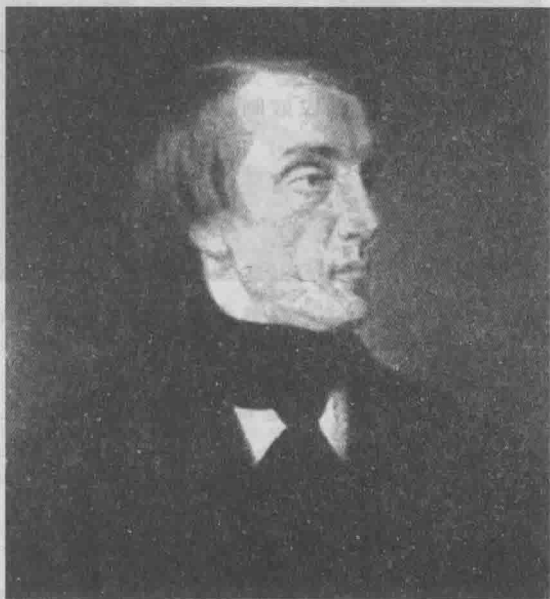


延伸阅读

链接一 自然派小说

自然派形成于1842至1845年间，是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流派。它最初是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对一批师法果戈理的青年作者的贬称，后经别林斯基反复阐述，成为俄罗斯早期批判现实主义派的别名。《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杂志成为了它的重要阵地，另外还有涅克拉索夫编辑的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1845年）和《彼得堡文集》（1846年）。

自然派遵照果戈理的创作方向，极力忠于自然（现实），无情地揭露当时俄国社会黑幕，在题材民主化和语言大众化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他们站在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哨”（别林斯基），抨击农奴制度（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同情小人物的不幸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谢德林的《错综复杂的事件》），揭示都市文明的阴暗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别林斯基像